



6

联合收割机手

吉洪·茹拉夫略夫著

包于煥 陈克明译

联合收割机手

〔苏联〕吉洪·茹拉夫略夫著

包于煥 陈克明译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ТИХОН ЖУРАВЛЕВ
КОМБАЙНЕРЫ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4.

內 容 說 明

這是一部描寫蘇聯農村的中篇小說。它緊緊地圍繞着秋收工作，刻劃了社會主義農業人員的典型形象，揭露了當時蘇聯農村中新舊事物的矛盾，展示了集體農莊的壯麗的景象。

書中的主要人物卡迪羅夫原是個聯合收割機手，後來為了農業上的迫切需要，被調去搞機械化工作。可是他熱愛自己過去的工作，因此借着休假的机会，參加了農莊的秋收工作，又開起收割機來，並領導着自己的小組超額完成了任務，得到了紅旗，還團結了周圍的同志，一起改進了收割工具。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 805 字數 129,000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7 5/16 插頁 2

1958年3月北京第1版 195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1000 冊

定價 (6) 0.60 元

1

卡迪罗夫从床上伸了伸懒腰，打开了窗子。那远方的、把他惊醒的、强烈的隆隆的响声越来越响了，不一会儿又转为轟轟的吼声，牆壁不时地震动着，窗子上的玻璃嘩啷嘩啷直响。板房的屋頂遮住了他的視線，他不能从窗子里看到机器，於是他就起來，匆匆地穿上衣服，來到門廊上。

不錯，联合收割机出动了。活动式自动联合收割机高高地翘着堆垛机的尾巴，排成一行橫隊，向着遼闊的田野开去。兩台失去光澤的、紅褐色的“共產主义者”号联合收割机掛在矮矮的“納季科夫”号拖拉机后面，向这列弯弯曲曲的橫隊的兩端接添上去。后面，一台“齐略宾”号拖拉机拖着淡藍色的、笨重的“斯大林人”号联合收割机，离开了農業机器站的場地，尾随着这列隆隆直响的橫隊开去。

联合收割机迎着剛探头的太陽，循着綠油油的、不久前才割完的草地开去。給朝露洗得干干淨淨的机身兩側

反射出鏡面般的光澤。“齊略賓”號拖拉機的履帶給磨得亮晶晶的，散射出閃閃的陽光。

在這個低窪的地上，光綫如此耀眼，喧聲如此震耳，卡迪羅夫不由地皺起了眉頭。他兩手扶住門廊的欄杆，在這些機器中尋找自己的聯合收割機，直找得兩眼刺痛。由於眼睛疼痛他無法辨認出自動聯合收割機上的蕨布傘，在那頂傘下他曾工作了兩個季度。

今年，開往田地里去的聯合收割機上並沒有卡迪羅夫。跟他家毗鄰的農業機器站上的聯合收割機的嘈雜聲音，惹得他又煩惱又憂郁。也許，只有折斷了翅膀的鳥兒在春天送別一羣飛回故鄉去的唧唧啾啾的同伴時，才会有這種憂郁的感覺吧。

從遠處農業機器站的大門里（卡迪羅夫可以看到那大門，視線沒有被板房頂遮住。）飛馳出一輛站長坐的靈巧的汽車。那輛“勝利”牌小汽車繞過了聯合收割機，藍色的車身側部在拐彎時閃了兩閃，向大道拐去，車身後面拖着的那條塵煙滾滾的長尾巴，衝着太陽翹去。卡迪羅夫用責備的眼光把那輛汽車目送了好一會兒。

一只毛茸茸的牡貓翹着尾巴，悄悄地在狹窄的橫木上走着，不時用肋部來回磨擦他的袖口。

“去！去！”卡迪羅夫用臂肘把它一推。

那貓掉了下去，驚惶地瞧了瞧主人——它還是頭一遭看到主人這樣發火呢，接着便急忙向雞窩跑去。

自动联合收割机鱼贯地开上了大道，扬起浓密的塵烟，把田地遮蔽起来。收割机上带条纹的伞，像一簇簇浮在塵霧上的蒲公英花，徐徐地没入塵埃中，随后又完全消失了。

卡迪罗夫回到房间里。

全家人都已经醒了。他儿子弯着腰坐在角落里的大桶上，全神贯注地用馬鬃搓着釣竿上用的釣絲。釣絲的另一端由爺爺給拉着。爺爺穿着氈靴，懸垂着腿，坐在爐子边上，聚精会神地注視着孙兒靈活的手指。他妻子系着藍圍裙，瞧着爐子，用一条長矛似的火鈎在通火爐。

“洗臉了嗎？”她头也沒回，問卡迪罗夫。

卡迪罗夫气冲冲地瞧了瞧她的背。

“嗯！洗了。”他用脚移动方櫈，於是大家都朝着櫈子轆轤响的地方扭过头來。

这当兒，兒子目瞪口呆地瞧着父親。

“唔，怎么？”卡迪罗夫問他。“又要去釣魚？不去学算術，老是去釣鯽魚。”

兒子把驚訝的目光移到母親身上，心想：“这跟算術有什么相干呢？”但母親沒理会他，只管用長柄勺子把湯舀到盤子里去。

“告訴你，”父親边擦手，边警告說，“第二学年我可不許你考三分了。”

爺爺吁了口气。

“算術不會逃跑的，”^① 爺爺拉着釣絲，幫着孫兒說。

“我准趕得上，”孩子回答。

卡迪羅夫坐到桌旁，探頭瞧了瞧瓦罐，推開盤子。

“又是麵條，”他說，瞧也不瞧妻子一眼。“老是……”

老头兒忍不住了。

“費佳，你不就喜歡她嗎！^②”

“誰？”卡迪羅夫驚訝地說。“麵條？當然喜歡，不過每天吃就沒胃口了。”

“昨天就沒吃麵條呀。”兒子說。

“你住口，”卡迪羅夫回過身來對他說。

爺爺朝孩子點頭示意：“知道嗎？什麼東西觸犯了他？”那孩子聳了聳雙肩，好像說：“我也摸不着頭腦。”

房間里靜悄悄的。孩子急忙把沒搓完的釣絲卷了起來。

卡迪羅夫斜眼瞧了瞧妻子。她依然在爐旁忙個不休，一句也沒插嘴。她那長久的鹹默使他感到難受。他一斜眼，便看到她會意的微笑；她那嚴肅而又沉思的目光不知怎的老是躲着丈夫的視線。於是卡迪羅夫不由得感到自己對不住這房裡所有的人。

① 意即釣魚有季節的限制，算術什麼時候都可以做。——譯者注。

② 俄文中麵條為陰性名詞，故用“她”作代名詞。此處作者除用這句對答襯托出卡迪羅夫怒氣無處發洩外，並為卡迪羅夫、其妻及女教員瑪琪努爾之間微妙關係預伏一筆。——譯者注。

当大家都已在桌旁坐定，默默不語地把盤子端到自己的面前时，他妻子就安祥地、好像在这以前什么事都沒有發生过似地問：

“怎么啦？費佳？”

卡迪罗夫清了一下嗓子。

“联合收割机开出去了，”他低声說，彷彿在抱怨似的。

2

去年，卡迪罗夫用自动联合收割机收割了七百公頃地。这个数字几乎和農業机器站著名的联合收割机手伊里亞·法佳莫夫的生產記錄相等，而法佳莫夫却有半个季度的時間是使用馬力較大的“斯大林人六号”联合收割机。区里的報紙只知道追求数字，沒把事情的真相了解清楚，就决定法佳莫夫是第一名。眞象联合收割机手們所說，習慣的力量就有这么大。可不是嗎，人家法佳莫夫自从獲得列寧勳章以后，姓名就沒离开过報紙，到如今已是第五年了。

去年，編輯部所犯的錯誤是十分明顯的，所以連法佳莫夫本人也覺得不好意思。他在会上声明，說第一名不屬於他，應該屬於卡迪罗夫，因为卡迪罗夫曾用自动联合

收割机兩度超过了他；如果說在季末，卡迪罗夫畢竟落后了二十來公頃，那是因為“斯大林人”号的馬力較大，收割台也較寬……然而，法佳莫夫馬上又替自己申辯，說他在前半季使用自动联合收割机时，天老下雨，妨碍他收割，而后半季，自从他改用“斯大林人”号收割之后，他没有足够的時間去熟悉新机器的操縱技術。同时，他又擺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对参加会议的人說，請放心吧！只要給他創造各方面的条件，明年我法佳莫夫决不会比別人差的。

这几句話，法佳莫夫是用这几年來才学会的口吻說的。他常說：“当我在省委会的时候怎么怎么的……”“部里早就劝我怎么怎么的……”他往往一再重复区里領導人的姓名，說什么“区委書記对我說”或“編輯打电话給我”，而这些話每次总是順便提起，彷彿是在談着無關緊要的事。

大伙兒都很清楚，报章雜誌和区上过分器重法佳莫夫，反倒害了这位联合收割机手。

法佳莫夫在会上發言的时候，鄭重地說了声“我們”之后，总是意味深長地頓一頓，用指節骨敲敲桌子；这时候他簡直不是法佳莫夫，儼然是区苏維埃主席了。所不同的只是：区苏維埃主席在發言停頓的时候，总是注意着人家——他們是不是听懂了他的話；而法佳莫夫只是注意他本人。法佳莫夫在結束他的發言时，往往伸出食指

在空中停了半晌，然后再找个合适的时机，盛气凌人地向大廳一指；这种优美的姿态立即叫大家联想起了区报的編輯。

这一切使法佳莫夫的許多朋友很生气，但卡迪罗夫却心平气和地說：

“什么風把它吹來，什么風會把它送走。”^①

“不錯，”他心里揣摩着，“榮譽对法佳莫夫的确没有什么好处，而且在这个問題上，光說是無济於事的。”

卡迪罗夫在党的會議上，並不像有些同志那样來抨击法佳莫夫，而只是向他挑战，要和他競賽。但正当迎接新季度的准备工作搞得热火朝天，農業机器站的联合收割机手都在檢修各自的机器时，卡迪罗夫却突然給調到列寧集体農庄搞机械化工作去了。

区里不久就有电力了，因此應該及早給全盤机械化打好基礎。農業机器站站長伊万·布格丹奈奇劝告卡迪罗夫說：“我們从你的集体農庄起个头，在你們那兒建立一个示范農場。”卡迪罗夫並不喜欢“示范”这个字眼，他对一切拿來做样子的东西都表示怀疑。布格丹奈奇始終沒能說服卡迪罗夫，使他相信派他去搞的新工作是十分重要的。結果还得在党的會議上來說服他。而当問題

① 意即区里的若干領導部門過於器重法佳莫夫，造成他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但这种情况必然会得到应有的糾正。——譯者注。

牽涉到一个黨員的義務時，卡迪羅夫也只好聽從了。他一定要完成這項任務，這是不必置疑的。但他心里還是抱怨着站長。

他在集體農莊工作的這幾個月來，怨氣已經平息下來了。但只要聯合收割機的發動機一響，舊怨又即刻浮上心頭。

3

晚上，女教師瑪琪努爾來了。

“啊哈！”卡迪羅夫看到她藍色的短外衣在窗外一閃，隨即說，“現在她來查你的算術了！”

他兒子慌忙向放着書的書架奔去，將一把還沒鉋好的短劍塞到書架上層的雜誌下面，這才蹲下身子，全神貫注地翻閱着放在書架最底層的教科書。

“快點兒，快點兒，”卡迪羅夫催促他。

他妻子正在門廊里跟客人談話；在她客氣的口吻與響亮的笑聲中，卡迪羅夫可以感到深藏在她內心的不安與警惕，而最近她與這位女教員見面時，這種不安與警惕總是隨着產生。集體農莊莊員都管瑪琪努爾叫黨組長——她是集體農莊黨組織的書記，但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他妻子並不把她看作黨組長，而先把她看作是個年輕的

妇女，是个自从和法佳莫夫吵嘴后对她丈夫分外注意的寡妇，再說誰知道他們倆私下里談話的時候，話題是不是只限於党的工作呢。

“又是女教師，”老头兒探頭瞧了瞧上房，無精打彩地預先通知說。

瑪琪努爾走了進來，先向卡迪羅夫、接着又向老头兒和小孩子一一問好，然後便在女主人給她拿的椅子上坐下來，把丰满的、晒得黧黑的雙臂交叉在胸口下。抑郁的笑容使她的臉上增添了憂慮的神色。

“又有什么任務嗎？”卡迪羅夫問。

“沒有，”瑪琪努爾打量着女主人，微微一笑。“想來走走，沒有什么任務。”

“來坐坐吧，”女主人點了點頭。

現在瑪琪努爾向卡迪羅夫的兒子瞧了一眼——那孩子馬上把視線投到破舊不堪的教科書上——她同時對他父子倆補充說：

“來看看你們休息得怎樣。”

“謝謝，”卡迪羅夫說。

瑪琪努爾問小孩在唸什么書。那小孩瞧了瞧父親。

“算術，”爺爺抱怨說。

瑪琪努爾的雙眉揚了起來，接着他便用責備的口吻對女主人說：

“不應該這樣，娜塔莎，時間還有呢。”

“那末您最好也少拿党的事兒來麻煩他，”爺爺朝着卡迪罗夫把头一点，突然放連珠砲似的說，“讓他也歇口气。”

娜塔莎瞧了瞧客人和丈夫，她的头痠攣了，兩只耳环也随着顫动，臉上露出了警惕的神色。

“搞党的工作哪能有什么休息？”她用一种挑衅式的口吻說，大家也都感到这挑衅是針對客人發的。

“对啦，”卡迪罗夫用責备的目光瞧了瞧妻子說，“搞党的工作是沒有休息的……”

女主人感到侷促不安，借口爐旁有急事，就上厨房去了。

“是啊，”瑪琪努尔松了口气，把她的椅子向坐在床上的主人挪近了些。“說实在的，我不懂，”她压低嗓門說。“你干嗎突然休假了？”

“有事呀，”卡迪罗夫搪塞地說。“总得抽些時間把家整理整理呀。”

“不錯，可是在这种时候……”瑪琪努尔向窗外瞧了一眼。

“时候倒挺合適，”卡迪罗夫回答說。“領到装备品以后就沒工夫休息了……”

他說的倒是实话。約摸两个星期以后，集体農庄就可以領到装备農場所需的一切設備。区里已經答应……可是瑪琪努尔却噘了噘嘴——这一來她的嘴唇就顯得更

硬了，她怀疑地瞪着一双明亮而深邃的眼睛。

“那末你打算料理一下自己的家务了？”她用责备的口吻说。

“一点兒不錯，”卡迪罗夫沒有注意她的神色，回答说。“我得修一修牆上的橫木，”他朝着牆壁回过身來，指着窗子下面裂开的、用毛毡塞着隙縫的圓木說，“这两条橫木該換了，要不然就全腐爛了。”

“嗯，好吧，”瑪琪努尔表示同意，“这工作兩三个晚上就可以搞完。那末往后呢？”

、“釣魚，”卡迪罗夫朝着他兒子把头一点，微微一笑。

那孩子原先聚精会神地听着大人談話，一听爸爸說“釣魚”，就赶忙去看課本，慌里慌張地用手指找尋他剛才看的那行字。

“我不相信，”瑪琪努尔說。“当大伙兒都到田里去工作的时候，你怕未必能在河边坐得住吧……”

她說得挺对。但此刻卡迪罗夫却怀疑地皺起了眉头。他那双安祥的黑眼睛露出了疑問的神色。她是干嗎來的？

“費佳，”瑪琪努尔並不掩飾她的不安，直截了当地問，“你是不是想离开咱們的集体農庄？”

“不！”他猛地从床上跳起，在房間里踱起步來。“已經开始搞的工作沒搞完，决不离开。唔！……至於我在假期里干些什么，”他在踱步时擺了擺手，“这是我的私事，

在休假的时候，我就是我自己的主人。”

瑪琪努尔現在已安然注視着他那惴惴不安的步伐了。

爺爺本已到廚房里去帮助娜塔莎，这时重又探头瞧了瞧上房。看來他打算帮兒子說話，提醒他說：

“家里的事兒忙得不可开交，費佳，还得安一个籬笆呢。”

“一定得安！”娜塔莎从厨房里支持他說。“我家籬笆的木板已經坏了。豬都闖到院子里來啦。”

大概瑪琪努尔認為这几句話就是針對她說的，所以臉上泛起了一陣紅暈，她那雙明亮的眼睛陰沉下來。

娜塔莎重又把碗碟弄得叮鈴咣啷直响。

“門廊下边也全干裂了。台階該換了，要不然会把大伙兒的腿都折断的，”她添了一句。

卡迪罗夫攤开兩手，聳聳双肩。

“你瞧，事兒可真多。”他停下來，整理床舖。“我怕假期还不够呢。”

瑪琪努尔朝着他弯下身子，从另一边帮他把摺皺了的被角弄平。

“那末木料上哪兒去買呢？”她用眼睛指了指牆上的橫木。

他沒有回答。

“拿什么东西替換这些……橫木呢？”她追問了一句，

沒等他回答，便提議說：“倒不妨向倉庫里去訂購兩條柵木來。”

“請您行行好在那兒替我們張羅張羅！柴莉波美娜。”老头兒說着走進來，隨即在箱子上坐下。

“用不着！”妻子走進來，一邊拿圍裙擦着手。“在我們自己的木棚底下就有砍下來的樹干。要是把它接起來，就够用了……”

話里的意思是：“卡迪羅夫不是用木料所能收買的。”

“那末木板呢？”瑪琪努爾問她。

“木板也能想到辦法！”娜塔莎搖了搖頭，她那琥珀的耳環也跳動起來。

一切都已經明白了。按說客人該趁天色不晚的時候挺有禮貌地起身告辭。但不知為什麼她却依舊坐着，顯然是不打算走。原來她和卡迪羅夫之間還有什麼話沒說完。於是卡迪羅夫的妻子用監視的眼光從門檻那兒望着他們。

卡迪羅夫的兒子彼佳，為了避免大人們去注意他，仍然在專心學算術。他在埋頭演算幾道難題，心中很可憐他的老師，他覺得她在這兒是多餘的。

“你想不想去開聯合收割機？”瑪琪努爾突然問。

卡迪羅夫在床上坐下。

“誰會把收割機讓給我呢？”

“收割機是有的。”

他从这話声里听出她的談話並非沒有目的，便用一种期待的、急不可耐的眼光斜睨着客人。

“是布格丹奈奇請你去的，”瑪琪努尔补充說。

在他的眼睛中掠过了欣然的笑意。那末干嗎站長自己不上他这兒來，而託瑪琪努尔來請呢？莫非他認為卡迪罗夫在生气嗎？……

“你要知道，”瑪琪努尔解釋說，“布格丹奈奇自己來不合適。第一，你現在不能算是農業機器站的人，而是我們集体農庄的人。第二，在休假的时候……”

“休假算得了什么！”卡迪罗夫兴奋地揮了一下手，立刻弯下腰，端詳起靴子來，想把笑容掩藏住。今天他甚至懇自己上站長那兒請求开联合收割机，哪怕是开后备隊的“共產主义者”号也成。

“站長非常希望你去，”瑪琪努尔重复說，那語气好像是她自己請求似的。

娜塔莎放下塞在腰帶里的圍裙，在桌旁坐下，兩手疊着，手指放在臉頰的下面，用她那双大眼睛望着客人。

随后女教師又解釋說，布格丹奈奇当然知道，如果他來請，卡迪罗夫也不会拒絕的，不过布格丹奈奇要了解清楚，卡迪罗夫是不是自己願意开联合收割机，省得又弄得他不愜意。要不然旧日的怨气又会浮上心头，老实說卡迪罗夫發脾气的时候，布格丹奈奇也委实受不了……

娜塔莎微微一笑。